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 吴妍姝

蝉鸣刺破盛夏的黏稠，墨绿色山脉在远处起伏，像未拆封的信封边缘。我们前往支教的学校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八一中学。2900米的海拔，地处雅鲁藏布江之北，背靠比日神山，山连山形成天然的屏障，原来这就是从前素未谋面却心之所向的雪域高原，山，总是沉默的，它们像一群历经沧桑的老人，日复一日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我常常想，山若有记忆，该记得多少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偏远地方支教，背包里装着几本语文课本和故事集。

第二天早上，是我们的开学典礼。那个叫卓玛的小姑娘站在国旗下，像一颗明亮的星星。她站在主席台最中间，用清亮的嗓音唱起了国歌。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上课的时候，全班16个孩子，从4岁到10岁的都有。卓玛坐在最前排，两个羊角辫像枯树枝似的交缠着，衣襟沾满油亮的包浆。我翻开书的手在抖，粉笔头突然被风卷出窗洞，孩子们哄笑起来，像一朵朵天真烂漫的花儿。每个孩子都有个寄予着美好未来的名字，我想他们一定都想走出这片雪域高原，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第一天的课，为了活跃气氛，我带着他们一起学了《虫儿飞》，孩子们都很喜欢这首歌，他们说旋律好听，歌词也写得好。其实这只是我和孩子们的见面仪式，虽然是闲聊式地拉近距离，但为了让他们能喜欢上我，每一句看似随意的嘴边话题都斟酌了许久。孩子们会觉得幼稚吗？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吗？好在一个个问号都在这堂

课中得到了答案，孩子们的积极回应总让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宇宙间轨迹吻合的两个颗粒相撞，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往后的正式课程，我还精心打磨了古诗课，考虑到了讲课时可能会出现许多情况，比如年龄跨度、能力的参差。但我却忘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关键问题——虽然我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学校很多学生家都是西藏本地的，他们大多说着熟练的藏语和带着浓浓藏语味的普通话，对于一些生僻字词，用普通话上课学生们完全跟不上节奏。这个问题我们在头几天也跟各位老师商讨了许久，如果要请当地的老师“翻译”，不仅降低课堂效率，还让我和学生们之间产生隔阂。于是，我尝试放慢了上课节奏，还加了许多可爱的漫画板书和生动的肢体语言。后来，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竟成为了我和学生们的“独门语言”，彼此磨合适应，逐渐有了默契。

卓玛每天都是最早到校的，可从家到学校的路程也是班里最远的，可能要走上一个半小时的路才能到达学校。每天早上，她都早早地到校，把沾着露水的野莓用芭蕉叶包好塞给我，果浆在作业本上洒出紫红色的“地图”。有一天她问我：“老师，你可以教我写字吗？”我欣然答应了。后来每天放学后她都留下来，我教她写字，她教我认识大山里的植物。渐渐地，我发现这个女孩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首诗读两遍就能背下来，一个故事听一

遍就能复述。这边山里的夜晚很静，静得能听见星星“眨眼”的声音，在这样的暮色里，卓玛常常留下来，借着煤油灯的光，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字。她的字歪歪扭扭，却写得很认真。有时候，她也会给我讲高原上的故事：哪棵树上有鸟窝，哪条小溪里有小鱼……她还学会了用“清澈”造句，她说，老师的眼睛像清澈的山泉水，眼神闪闪发光很有生命力，让我们好像也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这或许是我听过最动人的比喻了。

那天，学校组织游学，我们走过西藏的小桥流水，踏过漫无边际的牧草，孩子们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述说着故事，述说着梦想；说给同伴听，说给我们听，说给这一整片绚烂的星空听。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卓玛突然轻声哼唱起《虫儿飞》，仰头凝望的眼神里含着光亮。

“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当一名老师，教山里的孩子唱歌，教他们写歌词！”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希望就像春天的野草，顽强地从偏远之地中钻出来。

“卓玛，你知道吗？老师最喜欢的书就是《我与地坛》，里面有一句话我想送给你，命运把我推到悬崖边，我就在这坐下来，唱支歌给你听。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这雪域高原唱出最响亮的歌。”

卓玛黝黑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她点点

头，突然起身站了起来，在静谧辽阔的星空下，高声唱起藏语歌，虽然我听不懂，但很有力量。整片星空都是她的听众，歌声从冰裂纹的唇间升起时，沉睡的比日神山抖落肩头星辉。那是糅合了融雪清冽与酥油灯暖意的颤音，高音处忽而裂帛般撕开亘古的寂静——银河竟随着音阶倾泻而下，化作她指间流转的珊瑚念珠。

最后一个音的被雪山收藏时，她睫毛上的星子簌簌跌落，歌声的余烬仍在稀薄的空气里燃烧，像不灭的煨桑青烟缠绕着12座雪峰，在这片雪域高原重重散开。

这一晚，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

4个月的时光匆匆而逝，分别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校长在操场边栽下了我们相赠的木棉树，他说等孩子们毕业那年刚好开花。雪域高原的山风掠过彩钢板屋顶，带着远方的讯息——或许明年会有新的“小吴老师”沿着挂壁公路而来，行李箱里也藏着一本被青春“熨烫”过的书。

临走时，我弯腰拉好每个孩子滑落的羊皮袄，风正把玛尼堆上的经幡吹成呜咽的竖琴。16本皱巴巴的作业本在怀里发烫，封皮上手绘的格桑花还沾着酥油茶

的香。“老师别走！”卓玛突然扑上来，辮梢上的银铃铛撞碎在我的登山包上，更多温热的小手抓住我褪色的红钢笔。冰凉的金属眼镜框起了雾，恍惚望见12座雪峰在我冻裂的教案里崩塌。

我的青春在西部



蔡元新、马江海、孙奥/绘

悠悠黔水来，日夜牵我心

大，我只知道学习对你好，别的事——你要多听章老师讲讲外面的世界。”我沉默良久，为自己的力量微薄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恰好那日是我的生日，奶奶说他们村子里的习俗是生日要吃红色的鸡蛋，临走前奶奶从屋后摸了个鸡蛋，硬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他们教会我的

支教的小学坐落在山脚洼地，站在操场上，能看到山上的人家。冬天的时候，山坡间升起缕缕烟气，十分壮观。不过，在我抵达之前，村中进行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小楼房，用的是燃气水电，何处来的炊烟？

这个疑惑解答于某日傍晚，我提溜着一个贪玩到忘了时间的孩子走向大门，寒风卷着柴火的香气扑面而来，害得我狠狠打了两个大喷嚏。他哈哈大笑，自豪地说：“你闻到了吗老师——那是烟熏肉跟你打招呼呀！”我起了兴趣，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他似乎对我的“无知”感到很新奇，瞪大了双眼说道：“喏，山上那些烟，都是大家熏肉的，熏出来黑漆漆的肉，炒上辣椒可好吃了。”

于是我与她同行，听他讲过年时家中要准备的礼节与饮食，讲奶奶家杀猪后大摆宴席，外婆家炸哨子拌糯米饭，那些画面如此生动，堪比《舌尖上的中国》。

周末难得闲适，在学校周围散步，路过班上孩子家的小卖部，她正蹲着和小狗玩耍，瞥见我的身影便远远地跑过来打招呼。我见她脚上穿着双明黄色毛线拖鞋，绣着太阳与花草，不禁夸了一句真好看。她先是有些害羞：“这是我奶奶勾的拖鞋。”接着又困惑地问道：“老师没见过这个吗？”于是拽着我给我展示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坐垫、斜挎包、水杯套……全都出自奶奶的巧手。她见我这也好奇、那也感叹，嘻嘻地笑：“我以为老师什么都懂呢！”我坦然答道：“天下哪有什么都懂的人，老师也要一直学习的呀。”

这句话同样出现在告别的那天，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我离去的原因。一向能说会道的我，迎着他们闪烁的泪光，竟讲不出什么漂亮话，只是许下了3年后再见面的诺言。

永远的牵挂

支教结束一年有余，晚饭时间刚过我便接到一通电话，来自班上最活泼的小姑娘，本以为是

全班同学齐唱我们第一天课堂上的《虫儿飞》。卓玛唱得最大声，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像山涧的溪水。歌词在寒风中迅速结晶，每一个音符都裹着青稞酒的烈。她眼里噙着泪水，拉着我的衣角：“小吴老师，你一定还会回来的吧。”我坚定地地点头，望向窗外时山鹰正掠过教室屋檐最后一块残雪。卓玛偷偷塞进我口袋的奶渣糖开始融化，糖纸上的小牦牛在体温里活过来，用角抵着心跳咚咚作响。卡车发动的瞬间，车尾惊起的雪尘里浮动着16张涨红的脸，他们用汉语和藏语交替喊着什么，声音被突降的暴雪掐断在螺旋状的气流中。

如今，每当我站在教室里，仍会听见那截未送达的尾音，正随喜马拉雅板块的碰撞，在亚欧大陆地心深处生长出新的山脉。看着这些渴望知识的眼睛，听着他们稚嫩的读书声，我就想起卓玛说过的话：“老师，你知道吗？山那边的世界很大，但我想让高原的歌声传得更远。”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用最纯净的心灵，唱响生命的希望。而我的绵薄之力，给他们送去的不仅是纯粹的知识，我想更多的是爱与信念。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就默许下一个心愿：以我之学，为那个既清贫又富有的世界带去一抹光亮。

月光在雪域高原流淌成银色的河，子夜的风掠过万年冰川，将学校石碑上的六字箴言吹成零下10摄氏度的冰雕。山，依然沉默。但我知道，在某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向高原时，会有一个女孩站在辽阔的雪域高原，用她清亮的歌声，唤醒这片沉睡的土地。那歌声，会越过重重山峦，传向遥远的远方……



扫一扫 订阅《中国青年作家报》

扫一扫 看《中国青年作家报》

BaoBao 故事

“把一线青年请到台前，让他们出镜讲述亲历的温暖故事。”自2022年以来，由中国青年报社、国铁集团宣传部、全国铁道团委等共同发起的BaoBao站以此为宗旨，把一线青年请到台前，由他们出镜讲述亲历的温暖故事，用小故事唤起温暖共鸣、倡导青春上善好活法。

BaoBao 站 | 骑马天山，守护铁路



今年34岁的郑金刚，是乌鲁木齐供电段的一名接触网工长，他所在的工区是段管内山路最崎岖的工区，有些地段甚至需要骑马穿行。

作者：贺鹏飞 田雅琪

BaoBao 站 | 让更多荒凉的地方连接起来



今年32岁的马吉祥，是嘉峪关工务段的一名线路工长，他所在的工区是段管内最偏远的工区，这里高寒缺氧，位置偏僻。他每天带领工友奔波十几个小时，为的是守护铁路线路安全，让更多荒凉的地方连接起来。

作者：张杰辉 宋研

BaoBao 站 | 我的岗位在唐古拉



在遥远的西藏北大门，有这样一位铁路守护者——周富平。今年29岁的他，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通信段安多通信综合工区的一名通信工，负责维护段内条件最为艰苦的工区。

作者：孙万毓

BaoBao 站 | 高铁外卖小哥的春运



25岁的张焱是郑州东站的12306送餐员。春运期间，张焱一天经常送两三百单，走4万多步，自己的中午饭经常到下午3点才有空吃。能为大家按时送上热腾腾的暖心饭，是他最大的心愿。

作者：崔激激 邹楠 曹源

在边疆热土镌刻下青春的印记